

0080

依新蘭

公

震

懣

青

大

一

依斯蘭，(Islande) 這充溢着稗傳流史的島嶼，牠便是斯文遜司鐸的產地了。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他誕生在島南一個農家，雙親是耶穌教徒，父親是個資質聰穎的農夫，曾歷任審判廳秘書跟政府行政公務員，並辦過十五年報，他的報章至今被保存於萊耶未克 (Reykjavik) 公共圖書館中，被認為依斯蘭風土人情之惟一誌源。

父親的多才多能，子女們顯然會受到相當的影響。果然，熊（家庭名諾呢 «Nonni»）——即斯文遜司鐸，在他父親善導之下，幼年時早獲得

智慧上的成熟。六歲，開始讀拼音字母，他的母親便是他的教師，他父親的圖書館則儘量的供給他參考書。所謂參考書也者，便是幾本荷馬的著作呵，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譚）等童話呵，這時的小熊，在頭腦裡盤旋的，差不多都是些童話中的王子公主跟英雄好漢了。

由於閱讀書本範圍的擴大，他的童心使他不耐煩再蟄住於小小的島上。果然，在一八七〇年九月裡，一葉征帆，把這少年載到高本阿根（Copenhagen）一八七〇年的戰爭，把他想往法國遊歷的意念打消了，他整整一年留在葡萄牙，那時他開始研究宗教，竟日沉醉於宗教書本中，驀然地，在一八七一年，他求得了母親的同意，開始了「保守生涯。」

不久，他終於離開了高本阿根，念書於主宰公學（Collège de la Providence）中，一八七三年，他的弟弟阿爾孟（Armann）（家庭名嗎呢（Manni）

也來了，於是他們兄弟倆很和睦地在一塊兒念着書，這時，他已開始了寫作，但並不發表而已。一八七八年他跨進了「耶穌會」之門，跟着便是他的弟弟，他弟弟去世於一八八五年路佛杏（Louvain）之哲學期中，他便離別了比利時，不久到了荷蘭，爲研究他的哲學，他再由荷蘭到了英國，學成後，被派往達納馬克（Danemark）一公學任教授。直到一九一二年，在他帶學生往依斯蘭島作了一次遠足後，他產生了那處女作：「在冰火之間（Entre les glaces et les feux）」從此，他的著述便陸續不斷地產生了。一九二一年的一場大病，逼他到荷蘭之阿埃柴當（Exaten）休養，後至斐特凱雪（Feldkirch）地濱公斯當斯（Constance）河，在那邊，不但病全好了，而且他文學上的修養工夫也到了「火候純青」的地步。他的名著「諾呢（Nonni）」出版於一九一三年，跟着便是這本「諾

呢和嗎呢，(Nonni et Monni)»(一九一四年)這本書的出現，曾給「耶穌會」日曆以燦爛的一頁，同時出版了那本「依斯蘭之聲音」(la voix d'Islande)他最後的著作是一九二二年完成的「海濱之城」(la ville au bord de la mer)»

可惜；這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已在「不久的過去」逝世了。但是；他那富於詩趣的著作，永遠留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值得回味的教訓。

作品評語片斷

本頁取材於 Dr Pierre Scherer 之著述

「斯文遜司鐸的著述，自有他個人獨具的風格，他的筆下往往充盈了清鮮的氣氳，文理的明朗，描寫的細貳，是他的獨到處。他描寫那本土動人的風俗跟原始的習慣，火山跟噴泉的外貌，冰天雪地，光怪離陸的噴石，當他從依斯蘭到達爾馬克去的一段過程中，他敘述了少年時的一番經歷跟冒險史，他仔細的記着他對於故城中文化迅速進化的驚奇，總是以詩意去領畧去欣賞。」……

「他的小說，全記載着他幼年時的遊戲跟冒險史。這好像是他整個童年時代的劇本，這劇本如此逼真，點飾得他生命史之一頁美麗光

明。可是，他的冒險史却總是如此的動人，如此難以形容的甜蜜。……

『斯司鐸作品的價值，在南方我們可以在各種文學批評中看到，他的名字在歐洲很少有人不知道的，就是在斐洲跟南北美，他的名字也很響亮，這實在是因爲他的作品譯本太多的緣故，英，比，西，法，德，荷，葡，蘇，波，匈，意，等國，都有他的譯本，而對於他給各學校的演稿及散登於各報章雜誌的論著，更不知其數了。』……

『斯司鐸並不創造故事，却寫述自己的故事，他那稠密的作品，都是他個人詩意分析的結晶。如果我們把他的作品靜心默念一下，那麼，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會給你一個雋永的印象，因爲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引人入勝，使人感覺到生活的真樂。』

——
哼！真好看！在依斯蘭的正南响，那兀立在壯麗偉大依柴樵馳灣水
中的亞鬼利城。在那兒，我跟我的爸媽一起住着，也就是在那兒發現了
我要敘述的故事。

一天——我才十一歲——一位堂兄叫愛格利的前來拜望我們。
他的來，我們極表歡迎的。

當晚，便來了一個家常的宴會，呵！就是這宴會，它牽起了我萬丈的

回憶，宴會之後，愛格利自願爲我們奏一次音樂，以侑餘興。

這是一枝他時常帶在身邊，並且，他精吹得極動聽的笛子。

對這無條件的贈與，我們當然拍手讚成，至于我，我更是如何的驚奇，當我聽到「笛子」兩個字，呵！這一聞其名未之見也！的笛子。

愛格利不慌不忙的打他攜來的小皮箱裏，拿出一個玲瓏美麗的銅套子，很當心的放在膝蓋上，然後打了開來。他抽出一根光耀奪目烏木做的笛子，襯上嘴去開始吹了。

真使我嘆賞，那聲音是如此的婉和，工匠的心是多麼巧妙會造成這種樂器，我陶醉了，自出娘胎到現在，從沒聽見過如此悅耳的音樂。

啊！空前未聞的音樂！

在吹每次音調之前，愛格利給我們解釋一遍，然後他再給我們吹

各種不同的調子，法國的，英國的，跟葡萄牙的，它們中的好多，給了我一種極活潑的印象，深刻在我腦海中，永永勿忘。

這是我第一次快樂的經驗，這半小時的興奮，使這次笛子的餘音時時繞在耳鼓邊，渺飄在心海上。

晚上，衆人都睡了，只幾顆星星在天邊閃閃，我偷偷的摸索到我們新客人的房中，並求他教給我他那吹笛的技藝。

『啊！這真是個不速的要求，』愛格利回答着我，驚奇得使他興奮起來，他捧起我的雙手繼續說道：

『不能，我不能！我只在這裏過一晚，時候不允許我答應你提出的問題。』

『但是我實在想學，你在今晚教我些最基礎的常識好了。』

「今晚你不想想，人家都睡着了呢，小孩子！」

「怎麼不呢？我都想到了，我們輕輕的吹好了。」

看在我熱誠懇求的面上，愛格利便開始教我各種不同的音調。我跟他兩人直弄到夜深，仔細地練習着。

末了，他似乎知道我會開始吹吹了，而且以後我可以自己學習了；我便和我教師談天了，我說：

「照我看來，會吹笛子是世界上最快心的事了。」

「對了！小朋友，你有理，笛的聲音好像是一種玄妙的魔術，就是野獸也會受受到它的影響，人家會用笛子來幻惑蛇和老鼠，甚致海裏的魚兒。聽人說德國有個叫阿夫魯田的，他能用這方法使全城的鼠子跟着他跑。」

『那麼，』我說：『果真像你剛才所說的也能幻惑魚兒嗎？』

『怎麼不是！』

『哈！那麼，請告訴我應當怎樣做法。』

『在一處靠海的僻靜所在，慢慢的吹，聲音越嚮亮悠遠越好，如果時候一久，那麼，魚兒便會游到水面上來；它們優游地，慢慢地往來游着；它們聽，聽，然後拍動它們的鬚翅。』

『恐怕不能吧！我難道也能？』

『一定的！只看你能否把音調吹得非常準確！』

夜已深，時間再也不允許我就攔了，我不得不回到房裏去睡了。
整個的夢境，我都在吹笛子。

依斯蘭島上沒有鼠子，也沒有蛇，可是有許多的魚，江海河渠，都是

魚類叢生的所在，所以，縈繞在我心上的，只是一種思想，就是用吹笛的方法去釣魚。

好容易，挨到天亮，愛格利走後，我便留在房裏急急地對爸爸說：

『爸，我真愛笛子，請給我點錢去買個跟愛哥一樣的。』

爸爸起先坐在寫字台旁，聽見了我的要求，便放下了筆桿，睜大了眼睛，退坐在一張沙發上，說道：

『你想買一梗笛子？噯！噯！貴得很呢！笛子，我看還是慢些，以後再商量吧！』

『但是，爸爸，請買個比較便易些的吧！噯！我是多麼願意快些得到一個。』

爸爸笑了：

「既然如此，你去買一枝白鉄的小笛子，算在我的賬上好了。」

我趕緊的謝了謝，飛也似的跑去了。半小時後，我已是一枝巧小美麗的笛子的主人翁了。

從此以後，我便朝朝暮暮不停的學習着吹笛子；熱切的操練着；不久，我便把我所知道的音調，都吹得純熟了，我更設法使笛音越響亮越悠遠。……

呵！如果我預先知道這笛子在不多幾天後將把我跟我的弟弟牽涉到一種極度痛苦的環境裏，我早把這笛子摔得粉碎投在火中燒了。可是，我何嘗有預知未來吉兇的本事，換言之，我又不是「先知」——還不是照樣的，快活地，無知地，向正等候着我的危壑裏跑去。……

原
书
空
白
页

「我再有一個難關當打破，就是「得到往大谷那兒去的允許。」

不願意做一次孤獨的遠足，我去尋到了弟弟嗎咪：對他說：

「聽着，嗎咪（嗎咪爲其小名，如我的是諾呢。）你高興嗎？跟我一塊兒去到大谷中作一次小艇的游行。」

「游行？誰不願意？不過你想到那邊幹些什麼呢？」

「我打算吹一次笛子，給魚兒聽聽。」